



新时期

文学的欢乐与哀伤

XINSHIJI WENXUE DE HUANLE YU AISIANG

汤学智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新时期

文学的欢乐与哀伤

(《生命的链环——新时期文学的流程透视》增订版)

汤学智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文学的欢乐与哀伤/汤学智著.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81106 - 537 - 4

I. 新… II. 汤… III.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
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4128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 邓世平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印制

开本: 710 mm × 1 010 mm

印张: 23

字数: 388 千字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 450052

发行部电话: 0371 - 66966070

印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1106 - 537 - 4 定价: 4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汤学智,男,1942年生,河北南皮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研究生院文学系秘书,文学研究所科研处长,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等职。文学理论专业,主攻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及创作思潮。在长期追踪、考察中,感悟文学的基因、要素、结构、功能、系统、衍变,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学生命理论,并借以反观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及创作思潮,以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探讨中国文学科学发展之路。主要成果有:专著《新时期文学热门话题》(1997初版,1998修订版)、《中国90年代文学概观》(1999)、《生命的环链——新时期文学流程透视》(2003)等;主编(合作)丛书《新世纪文丛》(1991初版,1998修订版)、《开卷丛书》(1994)、《20世纪巨人随笔》(1995)、《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分类文库》(1996)等;代表论文《文学研究的生命视角》、《从生命视角看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未来》、《大众文学与文学生命链》、《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民族文学的困境与前景》、《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新理性:回应时代的挑战》等。另有编著、编选多种。

作者告白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行各业都在进行回顾总结。就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而言,我的看法是:前者成绩很大,后者问题不小。本书即是对新时期文学历程的考察与反思。

就我观察,新时期文学,从走出“文革”危机开始,经历了由解放、发展,到危机、调整,曲折的生命历程。这种起伏变化,既与生态环境变化紧密相关,也体现着文学自身的内在逻辑,显示出中国文学的特殊规律。认真审视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推动我国文学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我希望能尽可能真实地为读者勾画出新时期文学的坎坷历程。让我们共同面对它,进行总结和反思,从而探寻民族文学(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效途径。

本书特点和要点如下:

1. 选择了独特的观察视角——生命视角。

我认为,文学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生命,它的发生、发展规律,可以从生命理论得到解释。

在我的观念中,生命理论有五个关键词——基因,生命,生态,全息,三螺旋。其中前三项,从宏观上勾画出生命运行的全景图;第四项,从微观方向揭示了生命的内在统一性;第五项,科学地揭示了基因、生命、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纠正了以往所谓“基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的认识偏颇。其丰富内涵可图示为:

←基因←→生命←→生态→/全息/三螺旋

这是一条圆融无界、生生不息的生命环链,不仅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包含着方法论启示。

2. 从生命理论看文学,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1)文学有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具有二重基因:生成基因和本体基因。前者孕育于人性深处,归结为创生母体的情智本性;后者源自文学生命自身,归结为后天凝成的审美本性。由此可知:文学只有与人性进化与提升取同一方向,并守持与强化审美本性,才能健康发展,才有美好前途。

(2)文学有自己的生命系统。这是一个包括雅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内,具有内在统一性、多维多层的动态复合体,并且始终处于自我繁衍生成的过程之中。由此可知:文学必须保持生命机制的健全有序(不能残缺不全,也不能失衡无序,互相掣肘),守住“内在统一性”,才能气血通畅,充满生机活力。

(3)文学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包括内生态和外生态:前者指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之间,以及创作与理论批评各自内部分支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指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可知:只有保持生态系统积极和谐,文学才能自主自由,走向繁荣。

(4)最终决定文学命运的,既不是单纯的“基因”,也不是单纯的“生态”(环境),而是包括文学“本体”在内的“三螺旋”张力结构。三者相互影响,呈多向交叉的立体图景:基因一方面决定文学的生成及其品质高下,并通过“文学”对社会发生作用,同时又深受文学(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影响;文学本体既受基因和环境制约,亦可对它们进行能动选择与改造;环境对于文学基因和本体,不仅施加影响,也需要积极倾听与适应。三者只有进入良性互动之境,方是利于优质文学孕育、生成、发展、繁荣的最佳状态。由此可知:推动文学“大发展,大繁荣”,最根本的是要构建三螺旋的“最佳状态”。

(5)“三螺旋”是一个无限开放的系统。由“基因”上溯,可以直抵“自然向人生成”——自然是人类的创生之母。由此可知:人类必须敬畏自然,保护自然,因而文学也必须树立生态意识,促成天地生人的和谐,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并在服务中得到新发展。

3. 从文学生命理论看新时期文学,可以明白:

(1)新时期文学生命是从走出“文革”危机开始的。“文革”中文学之所以“危机”,是因为在不可抗拒的政治强力(文化专制)下,文学生命三螺旋(作家、创作、环境)被紧紧锁住,成为锈迹斑斑的死环。

(2)粉碎“四人帮”后,文学生命之所以得到解放和快速发展,是因为从政治上解除了文化专制,并确定了“二为”的文学发展总方针,有力地解放并激发了艺术生产力,促成了三螺旋的和谐运转。

(3)根据“三螺旋”运转状况,新时期文学,以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虽然也时有小的风波和障碍,但总体是三螺旋运转较好的时期。主要表现为:文学与国家政治及文化政策、创造主体情智欲求与时代需要、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创造主体内心,以及理论争鸣等方面,基本处于积极和谐状态。由此,文学生命系统(各个层面)获得整体性修复与推进。

(4)所谓“整体修复与推进”,在创作上,表现为一个深化,两项突破: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从恢复传统到走向现代;先锋文学的实验与生成——突破了现实主义的一统局面;民间文学、俗文学的恢复与再兴——突破了雅文学独占的文学格局。在理论批评上,表现为:新学科建设——填补了“发展研究”的空白;多元化探索——推进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现代发展。最终,使文学生命机制由“残缺不全”进到“健全有序”,凝聚和强化了自身的生命能。

(5)“89”风波后,由于左倾文艺思想的严重回潮,以及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文学再度陷入困境。如果说“文革”中的危机主要表现为生存危机,那么这次则主要表现为精神危机。

(6)文学精神危机的表现:创作领域,雅文学大面积精神迷失,艺术粗糙,向通俗、庸俗跌落,已很难担当民族文学的脊梁和旗帜;通俗文学,底线失守,明显向媚俗、恶俗下滑,无法满足人民健康休闲娱乐的欲求;作为直抒民众心意的民间文学,虽有道义风骨,深受民众欢迎,却只能暗中流传,自生自灭;三者丢掉了民族精神轴心,迷失了历史方向。理论批评领域,许多人尽量远离思想性,远离重大现实课题,远离理论原创,远离创作现状,以轻松安全实惠为第一选择,研究成为个人智力的游乐场,或是牟利的工具。结果,精神核心被瓦解,文学与时代脱节,创作与理论批评脱节,内部各要素互相脱节,各自为政,盲目发展,“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不再重要。这正是民族文学危机的内在症候。

(7)即使在“危机”情况下,仍有一批人马,为了民族文学(文化)复兴,在寂寞与清贫中艰苦奋斗,调整,求索,探寻创新发展之路。他们才真正代表了这个时期文学(文化)的发展方向。

(8)在我国特殊国情下,积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教训),欲实现文学(文化)的发展繁荣,关键在领导(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领导的关键,在有效地改善文学生存环境,努力构建三螺旋的“最佳状态”。而关键的关键,是进一步改善政治文化环境。因为政治文化环境结合着国家机器和制度政策,具有超常(强制、不可抗)能量,因而在三螺旋中居于强势(“主导”)地位;它的正确与否,积极与否,都会直接影响三螺旋的运转,从而对文学发生重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文学之所以能够从整体上健康发展,就是政策正确、体制推动的结果。90年代以来文学之所以发生精神危机,就因为在那里需要进行精神探索 and 创新的敏感领域,受到了不当干预——主流方向精神受挫,娱乐与平庸便大行其道,这种情况又受到市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纵容和推动,结果愈演愈烈,泛滥成灾。据此可知,当下最迫切的任务,是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新的政策调整,为文学开

放更大的自由空间,并用法制保障,召回精神与思想,良知与责任,创造与奉献。可以说,这是决定我国文学命运的总龙头。此“龙头”不开,文学缺氧乏钙,难有新生机。这是必须严肃面对、积极探究、合理解决的紧迫现实课题。

当然,这只是一己之见,偏颇与失误在所难免。

真诚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数。

目 录

作者告白

1

序篇 视角与背景

一 视角：文学生命论

3

(一) 为什么选择生命视角

4

主要原因有两项：一是对文学的心悟，一是对探索的渴望。

(二) 我的生命观

5

在我的观念中，生命理论有五个关键词。图示如下：

←基因↔生命↔生态→/全息/三螺旋。

(三) 文学生命理论概说

7

生命之根——缘自人的情智本性。

生命之本——生命的原生本体，文学运程中的“一”。

生命之树——有创作和理论批评两大主干，二者又各有自己的生命系统，连体互动，生生不息。

生命之魂——文学之“主”，生成于创生母体与异质生命交媾合和的神会灵动之中，内凝精气神，外彰艺术美。

生态之场——文学生存的有效环境，包括内生态和外生态。

二 背景：“文革”与文学的危机

21

(一) 从“早春”到“深秋”

21

新中国文学，从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到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曾出现初步繁荣；自1957年“反右”斗争起，“左”的错误愈演愈烈，加之1963、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错误批示，到“文革”前夕已是百花凋零。

(二) 窒息的年代

25

“文革”初期，江青一伙抓住文艺，以售其奸：先是炮制“黑线专政论”，开展“大批判”，制造反革命舆论；进而对人民

文艺家进行政治迫害,欲图从肉体上消灭之;不能消灭者,则实行“全面专政”,从而封杀了文学的正常生命。

(三)厄运难逃

28

1972、1975年,毛泽东两次对文艺工作提出批评。周恩来抓住时机力促文艺复苏,同期,一些艺术家创作出《创业》等一批反映人民心声之作;围绕这些作品展开一场艰巨的斗争,终因“反右倾翻案风”和邓小平再次下台而告失败。

(四)严冬中的“地火”

31

在“文革”残酷文化专制的“严冬”中,“地下文学”应运而生,包括知青文学、老一代作家文学和民众口头文学,但仍遭“四人帮”无情围剿。文学陷于无法摆脱的窒息性危机。

上篇 复苏与深化 (1978 - 1983)

三 生命的呐喊

45

(一)呐喊之一:“为文艺正名”

45

这是新时期文学生命的第一声呐喊。其结果,在经历一场剧烈辩论后,重新调整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调整”,使文学从外部关系上摆脱了仅仅作为政治附庸和工具的“从属”地位,为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呐喊之二:“文学是人学”

49

“文学是人学”的呼唤,同样伴随着一场激烈的理论论争。这一命题的确立,为进一步从主体方面推动文学的发展,探讨文学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提供了理论前提。

(三)呐喊之三:“真实是艺术的生命”

54

这是新时期文学发出的另一声呐喊。它从理论上冲破“本质真实观”的束缚,促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与发展。

四 现实主义的复苏与亢奋

59

(一)复苏时分:聚焦“文革”

59

复苏期的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潮。它聚焦于“文革”,由战歌、颂歌、悲歌、理想之歌,组成一部悲壮、雄浑、激昂的交响曲,形成独具的特色。

(二) 上下求索:追问历史

65

第四次“文代会”是新时期文学发展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推动现实主义向历史深入,形成“反思文学”热潮。反思有两种路向,以巴金为代表的“自审”性反思,尤为难能可贵。

(三) 面对新现实:呼唤改革

76

改革开放的现实为“改革文学”提供了历史契机。改革者形象充满英雄精神与悲剧色彩。“改革文学”提供了新的审美信息,其热潮随着“改革”成为现实的主宰而逐渐消歇。

(四) 两项突出的主题

80

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复苏期文学两项突出的主题。前者是政治性主题,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和超越。人道主义思潮曾在内、外两个方向上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

中篇 裂变与多元 (1984 - 1989)

五 现实主义的拓展和转化

89

(一) “寻根”——文化空间的开拓

90

“寻根文学”从一个方向推动了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演进,表现为文化意识的觉醒,思维空间的拓展,民族风格的强化。仅从其某些消极成分或“热潮”时间的短暂,否定它的积极价值,有失公允。

(二) “新写实”——向“原生态”逼近

97

“新写实”从另一方向促成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转化,表现为叙事焦点、叙事策略和叙事语言的转变,从而向生活的“原生态”逼近。“原生态”概念包涵着新的理论生机,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

(三) 开放——综合——创新

103

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大体走向,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转化”的内在玄机为:开放——综合——创新。“转化”过程中经历了三次大的发现,即心灵世界的发现、文化空间的发现、“原生态”现实的发现;正是这些发现加速了转化的进程。

六 先锋文学的实验与生成

史无前例：需求不止

111

(一) 朦胧诗引发论争

111

“朦胧诗”就整体和主流而言,是一种具有明显现代主义倾向的先锋文学,其优秀作品,由于富于时代特色的思想深度和大胆的艺术创新,将在中国当代诗歌史、文学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对“朦胧诗”的评价,曾有激烈论争;1983年,在政治性批评(判)中新诗潮暂告消歇。

七 大众文学的再兴与发展

历史的一个从“先锋文学”

神需求。文学生命链的恢复,不仅使“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得以全方位落实,还将促使文学观念的积极调整,有助于文学整体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八 理论批评的变革与论争

151

(一) 寻找新工具:“方法热”及其论争

151

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界出现“方法热”并引发论争。这一论争,提高了方法论意识,推动了国外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与研讨,由此造成三项影响长久的积极效应——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认真反思,对新的思维方式的积极追求,以及研究主体的深刻变革。

(二) 开展新探索:“文学主体论”及其论争

159

1986年,在理论批评探求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时刻,一场关于“文学主体论”的重大论争震撼文坛;论争中虽有过激言论,但双方基本能够畅所欲言,不仅展开的层面更为深入,涉及的理论问题也更带根本性。

(三) 全方位推进:不同层面的突破

165

“基础研究”沿两个方向推进,一是对传统理论的创造性改造,一是超越传统理论另辟蹊径;“发展研究”集中开发“新学科”,从内部增强理论机体的“生命能”;“应用研究”完成对传统批评模式的调整与深化,同时引进和试用多种新的理论批评方法;三个层面联手互动,形成理论批评富有生机的新格局。

下篇 危机与调整 (1990 - 1999)

九 危机再度降临

177

(一) 危象扫描

178

在显在层面,从诗歌、小说创作,理论批评,出版发行,到文学工作者的生存境况,危象举目可见;更深处,则是知识分子心灵中搏动着的精神危机——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心态失衡、精神迷茫的现象。

(二)原因透视

186

市场经济无情地将文学逼向“边缘”和“市场”，使之失去“体制”支持的优势；“转型”过程中“价值导向”的偏颇，导致大面积精神失衡，许多人找不到信仰的支撑点；“左”的思想回潮及政治的不当干预，使文学在主流方向上受阻；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消极影响，又助长了“玩文学”倾向。

(三)两种“危机”

192

这次危机与“文革”时期的危机，具有不同的性质：一者是自身可以克服的“发展性”危机，一者是自身不可克服的“窒息性”危机；它们在所依持的文学自身基础、社会背景以及政治介入的方式上，有着明显区别。

十 艰难的调整：创作新景观

197

(一)散文随笔应命而起

198

20世纪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最先出现的一个文学现象，是散文随笔的突然走俏。它是当时其他文学样式暂时萎缩情况下文学自身生命的一种应变反应，结果促成了这一品种的持续发展。

(二)王朔与“王朔热”

207

“王朔热”的出现，既有作品本身的效应，更是特殊“天时”的馈赠。王朔虽然不乏善良、正义和聪明，但骨子里缺乏那种对人类的博爱之心，对社会庄严的责任感以及超越常俗的大智慧。他的作品游刃于雅、俗之间，却达不到大雅大俗。

(三)先锋作家转换策略

215

20世纪9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探索退居其次，故事和意义重新受到重视。这不是“走投无路”时向现实主义的“回归”，而是先锋作家面对“危机”所作的一种明智的选择。或许这正是其自身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之路。

(四)新兴作家的追求

224

新兴作家指20世纪90年代初登文坛和20世纪90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他们从多方面探索着与现实的“磨合”之路：“新状态”、“新体验”、“新市民”、“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等，旗号林立。但因素质与经验不足，尚未达到更高的级次。

(五) 长篇创作新路向

233

严肃的长篇探索表现为三种路向:传统历史小说——从写“本质”到写“真实”;新历史小说——以“想像”和“传说”的事实,书写“心中”的历史;现实题材小说——艰难地向“真实”逼近。

十一 艰难的调整:理论批评新走向

251

(一) 批判又成“主旋律”

251

20世纪90年代之初,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基于对“三论”的重新肯定,将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一时间批判之风又起。但执政党中央始终保持积极审慎态度,这就使得颇有声势的批判未能造成更大的破坏性后果,并为后来艰难的调整提供了可能。

(二) 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256

许多富有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晚清,开拓了百年学术史研究的新领域。百年的历史经验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如果真能记取这些“经验”,21世纪中国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三) “中国特色”得到强化

262

在新一轮反思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向: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的创造性借鉴。目前虽然尚无“拳头产品”,但方向既明,只要锲而不舍,终究会成功。

终篇 未来的呼唤

十二 世纪之交的瞻望

281

(一) 危机的阴影不会很快逝去

282

这次文学危机,从根基上说,来自中国社会基础正在经历的大动荡、大变革、大转型。这将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整个民族都要经历痛苦和磨难,并在痛苦和磨难中吐故纳新,重塑自我,走向新生。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为此,文学危机也将不会很快逝去。

一 生命理论对当下文学研究的启示

观,促进生命内在和谐;必须突出审美本性,提高艺术水准;必须加强宏观研究,推动“三螺旋”有序运转;必须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融入人类的自救。这些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 富于创新特色的文艺学研究

311

本文结合对钱中文、童庆炳、胡经之、孙绍振、张少康、朱立元等人新时期文艺学研究成就的评论,梳理、探讨了这一时期我国文艺学研究最重要一路(探寻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发展的一路)的演进历程,并对其共同特征进行了分析。

三 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学

323

本文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复杂的双向互动过程,弱势民族必将奋起求变。我国民族文学(文化)所面对的,既有严峻挑战,更有创新和复兴的激励。创新和复兴将是一场艰难的自我更新和蜕变,其进程,与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国家的建设紧密相关,但不会完全同步,很可能要滞后一些。

四 新理性:回应时代的挑战

333

本文从中西背景说明,对于新理性的探讨,是一项世界性的课题;着重就我国文学理论界当前有关新理性探讨的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评述;认为这是一个深具现实感又富有创造生机的重要的理论领域,应该得到重视与加强。

参考文献

345

后记

349